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楊梅斜街中間路北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大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二日 陰歷歲次癸丑年四月初七日

群強報

今日另有一張隨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報出版第三百三十七號（星期一）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本報價目

（本京）零售每份銅元一枚每月銅元三十枚裝訂成冊三十二枚

（外埠）凡一個月零一份以外每日者均大洋四角全年大洋四元每月郵費四毛

各代派處

（北京）鉄老鸛廟香家京報海甸文海派報處地安門外鼓樓東義慶齋鐘鼓舖西城宮門口西坳舖新豐市場乾益生

（外埠）天津本報分售處鄭祠南梁子亭李茂林通州合記保定公興報房張家口天利報房奉天順奉吉林黃友琴黑龍江醒華振興華民日報

通電諸君注意

本館新安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特此屢布

（三慶園）（陰歷癸丑四月初七）（白天准演太平和班）

王小寶 小金翠 （大）劈棺

陳嬤賢 小艷芳 雪（孟圓）

王玉仙 金鳳仙 盧華云 金水橋

小紅寶 林俊卿 鄭翠紅 （放捉）宿店

（月）香水 楊翠鳳 玉堂春

（梁）雨樓 拾金

（于）小霞 陳嬤賢 （六月雪）

（孫）一清 一千紅 紫霞宮

（廣和樓）（正陽門外）（肉市路東）

白天（陸）（鳳）（琴）胭脂虎

四月初七（鴻慶班）早演

昔士亨（下）河 朱五隆 東 孫喜云（落）花 席關山 園 朱幼芬 女 陳文啟（母）會 傅紹山 托兆 小永春 碰碑

韋久峯 刺 番客 金秀山

何佩亭 周瑞安 （收）關 鈞 長金 華龜 （龔）雲甫

德珺如 （劉）鴻升 金秀山 （）翠（） 英

（九）陳 侯春蕉 風 藍扇 芭

（福壽堂）癸丑四月初七 全班白天准演

小玉恒殺府 李鳳仙紅梅閣

何萃英寶金燈

劉喜翠母女會

小艷芬（青風亭）

蘇彩霞（掃雪）

李翠芬雙搖會

杜云紅汾河灣

金鋼鑽（燒骨計）

李飛英（玉）

明月珠 斬黃袍

演說

論作事之成敗

張建園

吾人在世界上作事 第一要講究能合人事 事既不能獨力而成 總要得人輔助 事情之成敗 全看輔助得人與不得人爲標准 輔助雖得其人 還得對待得法 對待之法維何 即是別懷著猜忌那就成了 至於輔助人的人 也要赤膽忠心的去輔助 彼此以實誠相待 感情自然是越來越親厚的 所作的事業也是越來越發達 只要大家齊心努力一維持 那事情萬不至於坍塌倒壞 但是事難見成效的 一定是壞在內容不修 古人曾說 物必先腐 而後纔能生蟲 實在是至情至理 譬如一國之衰弱 必定是國之內政不修 執政者不得其人 所以纔鬧得國事日壞 不但執政者不能勤於職守 碰巧還要充當外國的細作 試問內患如此 這國還有個富強嗎 一國的事如此 其餘各事 也無不如此 其實事在人爲 總得看用人者手段優劣 然後纔能判决雌雄 果用人者眼力明亮 心地正直 論功行賞 褒貶分明 誰是忠於我 誰是不忠於我 既不使忠於我者徒具苦心 也不使不忠於我者實獲徼倖 如此作事方稱得起處世和平呢 至於事情也可以不敗 要以爲奸巧的是閱歷老練 忠誠的是痴昏傻瓜 未免把方針定錯 須知處在今日社會上 作事豈能有若許的傻老 無非人有個面善與臉硬之別 並不是誰傻誰不傻 誰要不明白這層道理 作事就不容易完全 以爲我能欺人 實則是自欺 既是茄子黃瓜一齊數 慈姑蒜頭沒分別 勢必擠兌的忠於我者隱退 不忠於我者出頭 這個情形 以文話一比喻 就叫作爲叢驅雀 凡事要辦到此等地步 只怕有百敗而無一成 在此時准能速發猛醒 或亟變手續 大概可以挽回於萬一 要一味的執迷不悟 自以爲手腕高超 將來勢成瓦解 再要想着調理 即便有扁鵲的醫家 也治不好病入膏肓的危症了 真要到了一蹶而不能復振的時候兒 那時再醒悟過來 也就於事無濟了 奉勸操權用人的諸君 要是看着事情將敗 就得趁早兒改良 千萬不可以歪就歪 假如當了一輩子主將 還不懂得何爲兵學戰策呢 一旦若與能征慣戰的敵人開了仗 還不戰戰皆北嗎 總而言之作事要認不清誰爲岳飛 誰爲秦檜呀 不但他是有眼不識賢愚 實在是薰蕕莫辨 事情又焉得而不糟糕也哉 唉 我那不一睜眼的糊塗老先生嘔

建園先生此篇演說 論作事之成敗 純爲閱歷之言 大凡有事業者 能長久維持 其竅要無他 惟待人不失忠誠二字 如但知行我之權術 視他人皆入我彀中 此等奸雄手段 只可行之一時 如永

久不出乎此　則非奸雄　直一愚夫耳　歷觀操權者之得失　不外知人知己二者之間　知人者知其能　知之而不疑　兩不失於信用　不效死力爲之者鮮矣　如操權者不知己復疑於人　恐太阿倒持久而行之　人心自有渙散之一日　操權者於事敗之後　雖豁然猛省　亦恐挽救弗及矣　況操權者終悔悟者乎　古者有云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此語用之處事　則何不然　曼青附誌

●本館要電●

武昌電●杜伯勳梁鍾漢等　剗下組織鐵血團　擬與中央反抗　內容布置極爲秘密

安慶電●省垣近日謠言紛起　昨經各界秘密調查　確係某黨與柏督勾結　潛謀不軌行爲　人心大爲慌恐

福州電●據報告云　土匪現將攻擊興化城仙游縣業經搶掠　該處知事身死　英國戰艦新炮台號　前日晚間臨時布告　由上海起程南下　據云戰艦或將駛往福州

哈埠電●聖彼得堡電報通信社報告云　該地方官在吉林擒獲擾亂人心之宗社黨五人　撿恢復滿清之告示一紙　犯人已解到哈爾濱

●國事要聞●

衆議院墨盒會議●初十日下午一時開會　到會者四百餘人　來院旁聽者特形踴躍　開議懲兇問題　因呂復陳策以銅墨盒抛擊陳議長一案　然國民黨議員憤憤不平　首由王乃昌君動議　請將一暴徒即付懲戒　以爲院內逞兇者警　李國珍君登台大聲發言　謂議員於不足法定人數之時　以墨盒抛擊議長脅迫議長　將來表決々咨文即行印發　不是院內懲罰問題　是犯刑律問題　按刑律第一五三條　則（於官員執行職務時　施行強暴脅迫或詐術者　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該行兇議員當然爲現行犯　請議長飭警衛隊捕送地方檢察廳提起公訴　或疑議員不當適用刑律乎則又按刑律總則第八三條解釋官員一字（一）爲職官（二）爲吏員（三）爲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議員　是議員當受一五三條刑律之制裁　或疑議長能飭警衛捕送議員　則徵諸本院之先例　張樹桐措阿育勒烏貴爲假議員　曾由主席飭警衛捕送地方檢察廳　今對懲兇之現行犯　更應如此辦法　若不牛懲兇徒將人人自危　院法細則皆無可討論也　於是國民黨議員紛紛致辯　有謂議員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不當適用刑律者　有謂兇徒固應懲辦　無故退席各議員亦應議罰者　最强詞奪理者　則爲陳景南　謂前日擲墨盒之舉動　係憤大借款成立　拔投於地　並非射擊議長　張鶴第君坐席相近而斥其曲袒同黨之無理　陳竟欲對張揮拳　經左右勸止　議長乃聲明曰墨盒二個均向本席遙擲確係毆辱本席　衆目同觀　無容諱飾　超然派黃懋鑫亦登台證明抛墨盒者實爲抛擊議長　特未中

●歡迎彭翼仲首義●

彭翼仲君在北京辦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開通風氣最早因前清官吏所嫉彭君屢瀕斬禍今彭君現已來京本社仝人擬開一歡迎彭君大會諸君子有

一律名並繳納保證金一元否則概不收錄（七〇四）

耳　於是劉崇佑君登台痛駁　爲呂復陳策辯護者　謂議員提兒　當然爲刑律範圍　不屬院內懲罰範圍　若言議員對外不負責任　是未看清約法　祇許言論表決不負責任　並非行動亦不負責任　不然在會場打死人　亦可援不負責任之條以自解乎　本員指大誓日　不存絲毫黨見　惟知言法　惟知言保本院自立之基　敢勸諸君　毋專袒同黨　而不顧本院自立之道也　語語誠懇　幾乎聲淚俱下　國民黨稍有天良者　皆爲感動　俯首無言　適値休息時屆　宣告休息

●本京新聞●

意見何深●前日北京琉璃廠師範學校考試教習　命題大略謂南北意見日深　宜用何策調和　官宦子弟則謂非殺孫黃　不足以言調和　頗有學識之學生　則謂非殺袁黎　不足以言調和　因此互相辯論遂至用武　教習見勢不佳　極力調解　並閉門以掩飾校內風潮　並諭此次考試作爲無效　俟下次再命他題試驗　風潮始息　據校內教習云　吾輩原欲調和南北　故出此題　今乃非惟調和無方　且因此大起風潮　又勞吾輩調和南北意見之深　民國前途之危　實不堪設想

代表被拘●後藏代表厦仲阿旺益喜　日前奉後藏班禪佛任命來京　爲全權代表贊助共和　曾呈請蒙藏局轉呈大總統定期謁見　並呈貢數種　該局貢總裁竟擱壓不呈　適値西藏選舉改在北京　該代表以公權所關　曾早爭執　貢總裁均置之不答　前日突派多人　將後藏代表拘執來局　由貢之爪牙文斌李誅接見　百方誆騙　欲令厦仲阿旺益喜取消代表　以遂其壟斷之選舉行爲　代表不服　貢竟用野蠻手段　立僱巡警四名　將代表看押於招待所　該所管理員　即冒充西藏代表貢之家丁于華亭代表到所後　于萬般辱罵　斷絕交通　不准自由　似此野蠻舉動　違背憲法　傷盡後藏班禪感情　置藏衛於不顧　並聞貢總裁將代表拘留後　以後藏無人可爭　即乘此時機　須布選民冊　預備即日投票是所謂野蠻專橫　一手掩盡天下　後藏旅京同鄉　及各界聞之大憤　擬一面開特別大會　一面在審判廳起訴　誓不承認此違法選舉

旅界恐惶●各旅營餉銀　前經財政部規定　每月均按陽歷十號開放　日前九號　該部傳知各旅營　本月因南京二次革命　大借款一時不能交付　所有旅營餉銀　改於十五號開放　這一來不要緊　靠著餉銀的苦旅人員有挨餓的　所以近日謠言很多　大有惶恐之現像

因貧棄子●新街口橫橋小茶葉鋪內　日前有一鄉婦　懷抱幼子　進到鋪子內買茶葉末兒　隨手作掏錢的樣式　復向櫃上說　取錢去就來　將幼兒放在櫃上　該鋪等了半天　孩子想他母親要哭　該鋪人給買丁點兒吃食　直到天晚　其母未回　由巡十呂國斌將此子抱至區內　禀稱拾此三四歲之幼兒　兩腿癈弱成廢　暫交貧民院收養　一面出示招領　細想婦人因貧棄其幼子　雖然近於忍心　但分有一綫生路　誰肯母子話離呀　貧民景象　令人言之酸鼻

失物可疑●八號上午九點鐘　西四牌樓西域澡堂有全立君在該澡堂洗澡　洗畢一開箱子　有手巾包一個　竟自不翼而飛　內有銀錶金表一只　瑪瑙鈕扣一個　虬角鑿磲一個　水晶眼鏡一架　玉搬指一個　銀二式代翁梳一份　皮夾子一個　內有小洋九角、本人名片數枚　兩翼八護生計研究會徽章一枚　翼字八十二號會員證一個　公文底稿數件　錢褡褳一個　內有銅元八十餘枚　全君以手巾包係該堂櫃上眼同放在箱內　且當時又無第二人洗澡　丟的很是可疑　所失物件價值雖則無幾　實在內有緊要的公事　所以全君很是着急　現在該澡堂已然應許尋覓　究被何人拏去　探明續登

大責活人●西城護國寺某澡堂　日前有夥友某甲　因偶失腳　掉在池堂鍋裏　等到大家把某甲撈救上來　已然連小辮兒全都責掉

大燒公事●九號下午一點多鐘　見齊化門北邊一帶煙氣很大　當時前往調查　係工巡捐局派巡警二名帶領苦力數名　將工巡捐局　所有捐照存根等項册簿　拉了數敞車　在齊化門外三道垛口地方焚化　至三點多鐘纔算燒完

取締律師●司法總長許俊人　以學習人員給有津貼　即係有俸給之公職　依律師暫行章程第十五條當然不得兼任　其有已領律師證書者　如已登錄　應即照章撤銷　其未經登錄者　亦應呈明志願否則不得兼任公職

途中認父●京東八株樹地方（距京七十里）住戶米書田　向以務農爲業　子名英起　由光緒二十六年被日兵擄去　時年十五歲　十餘年間　渺無信息　米年老無依　流落京華　沿街討索　前日八號在西長安街遇一日本人　向前哀懇　日人熟視多時　長跪流涕　街上行人皆不知何故　蓋日人卽係米子　改名吉田　家值數百萬　隨僱轎車一輛　父子同往東交民巷而去

●戲評●（隱鳴）

洪洋洞●洪洋洞又名三星歸位　現在不用說　只要進過戲園子的　大半都得了然這齣　按說正工兒是老生老旦　花臉　裡子是老生旦小花臉　總是人人都知道的　其實也分誰唱　往往就有這邊兒扮完了正工兒例應　那邊兒給人撈雜兒的　梨園行向來只論分兒大小　不懂得什麽叫平等自由　頭場魂子的起板　可是二簧三眼　如今全唱元板　可是胡琴兒得拉正板才對　黃粱子的二場上來例應是西皮搖板　是如今有唱適才元帥傳一令的　有唱昨日元帥傳將令的　前後差著一天　斟酌改改才是陳官未上　應當先上蕭太后馬上全減　末場魂子全上　焦孟常有另換掌子代替的　不但顯著角兒氣派大　而是令不明白的看不出所以然來　六郎由頭場元板起　除去表自己的功勞　就是替他爸爸揪心　一種自私自利的心　道及的無遺　至於北番猖獗　不能治服　可是絲毫沒講　他要生在共和的時代　還不是請完了勳章　乾賬着庫倫歸順外人嗎

感謝名醫　四月二十號胞妹忽患龍泉毒疽戰慄昏瞀　中外各醫束手　經金伯寬君介紹石駙馬大街王靜瀾先生診數兼施三日卽愈　又家嚴前患痰氣麻木不遂　家慈時瘟拙荆肝氣胸脇拘痛　均蒙醫痊　先生爲內外兩科九世祖傳名醫　同胞患危症者幸勿無交臂失之　謹此鳴謝　禁衛軍司令處副官崇勳啟

[illegible]房東即將舖房[illegible]交與房東收回以後凡該舖店欠外之
帳目借貸或與人作保等情速於本月內向侯雨軒接洽清理不與房東相干特此聲明本房東啟

時評　（玉公）

●三督與三藩

前清開國之初　有所謂三藩者　三藩爲患　不得已以兵力平定之　不意民國成立至今　有某某三督　希圖獨立　謀爲第二次革命　豈眞欲效三藩之故智乎　吾願與四萬萬同胞　並起而誅之

憂時感言

今日之共和　雖曰告成　其實葉公好龍　假而非眞　未蒙共和之庥　先受共和之害　未見共和之樂　但見共和之苦　國民國民　謂可悲否

吾入議會　就旁聽席　少時見傀儡登場　粉墨雜見　衣冠優孟　倚出無窮　惜吾未得大禹之一鼎　溫嶠之犀　秦宮之鏡　使一切魑魅魍魎　全神畢露

恨事

日日言消除黨爭　而黨爭愈甚　近贛皖粵湘諸督復力謀破壞　明目張膽　此如唐秦王雲龍門故事　骨肉相殘　推刃同氣　不祥莫大焉

用人以實不以名　故人存政舉　人亡政息　何今之用人者　如千命市駿　專以名爲貴乎

爲虎作倀　助桀爲虐　人無不深惡而痛絕之者　今之暗殺黨人盡亦回頭　猛省

近來言論界　晦寒已極　如贊之舌鼓　丹素之色立變　長此以往　恐公理絕滅　與非洲蠻族爲鄰矣　豈非民國之大不幸哉

游戲文章

●秘書新解

昨日予偕友啜茗於茶肆中　鄰座有甲乙二人　互談時事　議論風生　已而甲謂乙曰　今之部署中各設有秘書一職　君試思秘書二字當作何解　乙曰　秘書者一署日重要之書記耳　有何疑義　甲曰不然　君未知新解　故有是語　予請爲君言之　所謂秘書者　日處秘密室間　與人商量秘密之事　書之於簡　或譯之以電　有時領得秘密之款　則書明其數　使無遺漏　公暇則流連妓館　演一齣秘戲　并大書某月某日及至事敗則逃往秘密之鄉　秘藏不出　僅以其書報告於其秘密交　究竟眞相若何　則事秘不闕其書外人不可得而知也　秘書之義如是　君其以爲何如　乙聞甲言　遂大笑不止　予時在旁　亦忍俊不禁　因念甲言滑稽已甚　既歸乃作秘書新解　以餉閱者

時事八可　（小弢）

邊疆風雲日緊　可慮　議院叫鬧紛爭

風俗日益敗壞　可哭　人民生計難籌

翼仲先生返京　可喜　報界樹一大旆

小燕巢於朽宇　可嘆　終日呢喃歡飛

目金絲口雪茄　可哂　自命愛國志士

一般鑽營之輩　可恥　蠅營狗苟求官

民國取銷經書　可怪　外人極力保存

共和已建二載　可笑　仍想不剪髮辮

[illegible]泉孤兒院石印科
[illegible]